

澹  
生  
堂  
藏  
書  
約

祁承燾 著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# 澹生堂藏書約

明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

余十齡背先君子。時僅習句讀。而心竊慕古。通奉公在仕二十餘年。有遺書五七架。度臥樓上。余每入樓。啓鑰取觀。閱之。尙不能舉其義。然按籍摩挲。雖童子之所喜。吸笙搖鼓者。弗樂于此也。先儒人每促之就塾。移時不下樓。繼之以訶責。終戀戀不能舍。比束髮就婚。卽內子奩中物。悉以供市書之值。時文士競尙秦漢語。爲比耦。益沾沾自喜。每至童子試不前。亦夷然不屑也。及舞象而後。更沈酣典籍。手錄古今四部。取其切近舉業者。彙爲一書。卷以千計。十指爲裂。然性尤喜史書。生欲得一全史。爲力甚艱。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兩史。隱括頗悉。郭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。一時競取殆盡。遂亟渡錢塘。購得其一。驚喜異常。不啻貧兒驟富矣。時方館于富春山中。晝夜展讀。一月而竟。遂苦怔忡。不成寐者數月。至有性命之憂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。與柳貞之共處講席。貞之好談宗乘事。正與病懣。乃稍稍戒觀書。然而蠶魚之嗜。終不解也。凡試事過武林。徧問坊肆所刻。便向委巷深衢。覓有異本。卽鼠餘蠹剩。無不珍重。市歸手爲補綴。十餘年來。館穀之所得。餽粥之所餘。無不歸之書者。合之先世。頗踰萬卷。藏載羽堂中。丁酉冬夕。小奴不戒于火。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。無片楮存者。因歎造物善幻。故欲鍛鍊人性。情乃爾。遂北入成均燕市。雖經籍淵藪。然行囊蕭索。力不能及此。每向市門倚櫬看書。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。辛丑下第歸。稍葺一椽。詩欲聚書其中。而旋以釋褐爲令。初吏寧陽。掌大一城。卽邑乘且闕。安有餘書。及更繁茂苑。其

爲經籍淵藪。雖猶之燕市乎。然而吏事鞅掌。呼吸不遑。初非畏風流之罪過。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。閒有見貽。繫以坊梓。且多重複。奇書異本。無從得而寓目焉。自入白門。力尋蠹好。詢於博雅。覓之收藏。兼以所重。易其所闕。稍有次第。然而漢唐人之著述。則不能得十之一千百也。癸丑偶以行役之便。經歲園居。復約同志。互相襲集。廣爲搜羅。夏日謝客杜門。因率兒輩手自插架。編以綜緯二目。總計四部。其爲類者若干。其爲帙者若干。其爲卷者若干。以視舊蓄。似再倍而三矣。夫余之嗜書。乃在于不解文義之時。至今求之。不得其故。豈眞性生者乎。昔人飢以常食。寒以常衣。寂寥以常好。友余豈能過之。第所謂胸中久不用。古今澆灌。便塵俗生其閒。照鏡則面目可憎。對人則語言無味。殆爲是耳。然而聚散自是恆理。卽余三十年來聚而散。散而復聚。亦已再見輪迴矣。今能期爾輩之有聚無散哉。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。耽耽簡編。肘腋目昏。慮衡心困。艱險不避。譏訶不辭。節縮饔飧。變易寒暑。時復典衣銷帶。猶所不顧。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。至竭力以守。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者。夫固有數存乎閒矣。今與爾輩約。及吾之身。則月益之。及爾輩之身。則歲益之。子孫能讀者。則以一人盡居之。不能讀者。則以衆人遞守之。入架者不復出。蠹嚙者必速補。子孫取讀者。就堂檢閱。閱竟卽入架。不得入私室。親友借觀者。有副本則以應。無副本則以辭。正本不得出密閣外。書目視所益多寡。大較近以五年一編次。勿分析。勿覆瓿。勿歸商賈手。如此而已。雖然。元美有言。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。卽所聚窮天下書。猶亡聚也。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。卽所讀窮天下書。猶亡讀也。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。讀而且饒于辭哉。蓋有味于黃魯直之

## 讀書訓并序

人亦有言。養子弟如養芝蘭。既積學以培植之。又積善以滋潤之。自幼律之以嚴。繩之以禮。則長無不肖之悔。然積學豈易言哉。子弟之學。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。顏氏之訓曰。士大夫子弟。數歲以上。莫不被教。及至冠婚。性體稍定。有志向者。遂能磨礪。以就素業。無履立者。自茲墮慢。便爲凡人。飽食醉酒。忽忽無事。以此銷日。以此終年。及有吉凶大事。議論得失。蒙然開口。如坐雲霧。公私宴集。談古賦詩。寒默低頭。欠伸而已。有識旁觀。代其入地。何惜數年勤學。長受一生愧辱哉。梁朝全盛之時。貴遊子弟。無不薰衣剃面。傅粉施朱。駕長檐車。跟高齒屐。坐棋子方檯。憑斑絲隱囊。列器玩於左右。從容出入。望若神仙。常爾之時。亦快士也。及時異勢殊。求諸身而無所得。施之世而無所用。披褐而喪珠。失皮而露質。兀若枯木。泊若窮流。常爾之時。誠慙材矣。若能常保數百卷。千載終不爲小人。諺曰。積財千萬。不如薄伎。在身伎之易習。而可貴者。無過讀書。世皆欲識人之多。見事之廣。而不肯讀書。是猶求飽而懶營饌。欲煖而懶裁衣也。之推之言。其警人者至矣。爾輩時讀一過。能無惕然。要以所貴讀書。非僅涉獵。便可自足。王僧虔之戒其子也。汝開老易。卷頭五尺許。未知輔嗣何所道。平叔何所說。馬鄭何所異。指例何所明。而便盛于塵尾。自呼談士。此最險事。且百家諸子。皆言家口實。如客至之有設也。汝皆未經拂耳。譬目豈有庖廚不修。而欲延大賓者哉。張衡思倖造化。郭象言類懸河。不自勞苦。何由至此。旨哉斯言。世

傳六季。徒尚虛浮。而其教子弟者。乃諄諄務實。若此。琅琊王氏。世傳青箱學。有以也夫。爾輩讀書。務須奮志法古。古人足尚者。安可枚舉。姑疏記二十三則。以示例焉。

范文正公。少時多延賢士。胡瑗。孫復。石介。李覲之。徒與之游。晝夜肄業帳中。夜分不寢。後公貴。夫人李氏收其帳。頂如墨色。時以示諸子曰。此爾父少時勤學。燈煙蹟也。

朱穆年五歲。便有孝稱。父母有病。輒不飲食。差乃復常。及壯耽學。銳意講誦。或時思至。不自知亡失衣冠。顛墜阮岸。其父常以爲專愚。幾不知馬之幾足。穆愈更精篤。

江總幼篤學。有詞彩。家傳易。有賜書數千卷。總讀未嘗釋手。

席漢朱。僅攜錢八百文之蜀。從處士張寧受春秋。糴小豆十斛。屑之爲糗。閉戶精誦。寧矜憐之。斂得米二十石。給倉。倉固不受。

賈逵好春秋。左傳。常自課。日讀一遍。

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。其母爲作厚襦大被。或問其故。母曰。小兒無德致客。學者多貧。故爲廣被。庶可得與氣類接也。公武讀書。晝夜不懈。肅奇以爲宰相之器。

荀慈明幼而好學。年十二。能通春秋論語。太尉杜喬見而稱之。可爲人師。爽遂耽思經書。屢弔不行。徵命不應。潁川爲之語曰。荀氏八龍。慈明爲最。

沈攸之晚好讀書。常歎曰。早知窮達有命。恨不十年讀書。

王充少孤。鄉里稱孝。師事扶風班彪。好博覽而不守章句。家貧無書。常游洛陽市肆間。閱所賣書。一見輒能誦憶。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。後歸鄉里。屏居教授。

沈麟士織簾誦書。口手不怠。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。

董遇性質訥而好學。與平閒。關中擾亂。與兄季中探梠負販。而常挾持經書。投閒習讀。其兄笑之。而遇不改。喜老子作訓注。又喜左氏傳。更作朱墨別異。人有從學者。必先令讀百遍。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。揚子雲工賦。王君大習兵。桓譚欲從二子學。子雲曰。能讀千賦則善賦。君大曰。能觀千劍則曉劍。諺曰。習服衆神。巧者不過習者之門。

劉峻自課讀書。常燎蔴炬。從夕達旦。時或昏睡。覆其髮髮。及覺復讀。聞有異書。必往祈借。崔慰祖謂之書淫。

顧歡貧。鄉中有學舍。無資受業。歡於舍壁後倚聽。無遺忘者。夕則燃松而讀。或燃糠自照。

梁元帝在會稽。年始十二。便知好學。時又患疥。手不得牽。膝不得屈。閉齋張葛幃。避蠅獨坐。貯山陰甜酒。時復進之。以自寬痛。率意自讀。史書一日二十卷。既未師授。或不識一字。或不解一語。要自重之。不知厭倦。

劉松作碑銘以示慮。思道多所不解。乃感激讀書。師邢子才。後爲文示松。松復不能解。乃歎曰。學之有益。豈徒然哉。

魏甄琛舉秀才入都。頗事弈棋。令蒼頭執燭。或睡頓則加箠杖。奴不勝痛楚。乃曰。郎君辭父母博官。若爲讀書執燭。所不敢辭。今弈何事也。如此日夜不息。豈是向京之意。琛惕然大慚。遂發憤研習經史。假書於許赤彪。聞見日富。仕至侍中。

陳瑩中好讀書。至老不倦。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。開卷有得。則片紙記錄。黏於壁間。環坐既徧。卽合爲一編。幾數十冊。

左太冲欲作三都賦。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。搆思十稔。門庭藩溷。皆著筆札。遇得句卽疏之。

王彪之練悉朝儀。家世相傳。並著江左舊事。緘之青箱。世謂王氏青箱學。

葉廷珪爲兒時。便知嗜書。自入仕四十餘年。未嘗一日釋卷。士大夫家有異書。無不借。借無不讀。讀無不終篇。而後止。嘗恨無貨。不能傳寫。閒作數十大冊。擇其可用者錄之。名海錄。

章敬遠少愛文史。留情著述。手自鈔錄數十萬言。晚年虛靜。惟以體道會真爲務。舊所著述。咸削其蠹。李永和杜門却掃。絕跡下帷。棄產營書。手自刪削。每歎曰。丈夫擁書萬卷。何假南面百城。

## 聚書訓并序

余閱殿閣詞林記。恭述成祖視朝之暇。輒御便殿閱書。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。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。皆備否。學士解縉對曰。經史粗備。子籍尙多闕。上曰。士人家稍有餘貲。便欲積書。況於朝廷。其可闕乎。遂召禮部尚書鄭賜。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。且曰。書值不可較。價直惟其所欲與之。庶奇書可得。復顧縉等曰。置書不難。須常覽閱。乃有益。凡人積金玉。亦欲遺子孫。金玉之利有限。書籍之利。豈有窮也。大哉聖謨。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。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守。猶弗聚也。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。猶弗守也。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。置讀書堂。晨夕取閱。雖累數十年。皆手若未觸者。嘗語其子公休曰。賈豎藏貨貝。儒宗惟此耳。然常知寶惜。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。視天氣晴明。設几案於常日所側。羣書其上。以暴其腦。所以年月雖深。終不損動。至啓卷先視几案潔淨。藉以綢褥。然後端坐展看。或欲行。卽承以方版。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。每竟一版。卽側右手大指而覘其沿。而覆以次指而撫。而挾過。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。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。爾輩惟法溫公之珍惜。斯稱能守者乎。至於鈔錄校讎。更不可廢。因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。

竇諫議爲人素長厚。性尤儉素。器無金玉之飾。家無衣帛之妾。常於宅南建一書院。聚書數千卷。崇禮文學。延置師席。凡四方孤寒之士。貧無供須者。咸爲出之。有志於學者。聽其自至。故其子聞見益博。



張華家無餘財。惟有文史。溢于几簞。常徙居。載書三十乘。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。皆資華本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祕世所罕有者。悉在華所。由是博物洽聞。世無與比。

魯人曹平。慕曾參之行。因名曹曾。家多書。慮其湮滅。乃積石爲倉以藏。世謂曹氏書倉。

壽張申屠致遠。仕元爲廉訪。清修苦節。恥事權貴。聚書萬卷。號申氏墨莊。

任昉博學。家雖貧。聚書至萬餘卷。率多異本。卒後。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。官無者就其家取之。

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。藏九千餘卷。以遺來者。公擇既去。山中之人思之。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。

常景不事產業。衣食取濟而已。耽愛經史。若遇新異之書。不問價貴賤。以必得爲期。

方漸知梅州。所至以書自隨。積至數千卷。皆手自竄定。就寢不解衣衾。林朝光質之。答曰。解衣擁衾。會有所檢討。則懷安就寢矣。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。榜曰富文。

孫蔚家世好書。有書七千餘卷。遠近來讀者。恆有百餘人。蔚爲辦衣食。

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。飲食起居。疾疴吟呻。未嘗不與書俱。每至欲起。書圍遠左右。如積稿枝。至不得行。時引客觀之。客不能入。既入不能出。相與大笑。遂名曰書巢。

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。得書八萬卷。河閒之作于漢室。頗謂過之。

柳氏家昇平里。西堂藏經子史集。皆有三本。紙墨籤束。華麗者鎮庫。次者長將隨行披覽。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。

宋丁顓盡其家貲。置書十萬餘卷。且曰。吾聚書多矣。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。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。至參知政事。

宋次道所蓄書。皆校讎三五遍。世之藏書。以次道家爲善本。宋住春明坊。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。僦居其側。以便借置。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。比他處常高一倍。

齊王牧以禮自拘。鮮有過事。就人借書。必手刊其謬。然後返之。

李岳署劉炳爲儒林祭酒。炳好尚文典。書史穿落者。親自補治。矜重如拱璧。每謂其子弟。吾所以躬其事者。欲人重此典籍耳。

宋綬字公垂。博學喜藏異書。手自校讎。嘗謂校書如掃塵。一而掃。一面生。每三四校。猶有脫誤。向朗年八歲。卽手自校書。刊定謬誤。潛心典籍。積聚篇卷。冠於一時。

郎基。中山新市人。魯郡太守智之孫。博涉文籍。清慎無所營求。嘗謂人曰。任官之所。木枕亦不須作。況重於此乎。惟頗令人寫書。樊宗孟遺之書。在官寫書。亦是風流罪過。基曰。觀過知仁。斯亦可矣。

穆子容少好學。無所不覽。求天下書。逢卽寫錄。所得萬餘卷。

袁峻家貧無書。每從人假借。必皆鈔寫。自課日五十紙。紙數不終則不止。

董仲元去京師三百里。或乘牛驢。不日而至。常息人家。於厓以筆題掌。還家以竹籀寫之。書竟則紙掌中。世謂之董仲元掌錄。

任東學無常師。河洛秘奧。非止典籍所載。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。慕學者爭趨寫之。時謂任氏經施。東篋藏逢世年二十餘。欲讀班固漢書。苦假借不能久。乃就姊夫劉緩乞書翰紙末。手寫一本。軍府服其志尚。卒以漢書聞。

孟景翼字輔明。刻勵嗜學。行輒載書。隨所坐之處。不過容膝。四面卷軸盈滿。時人謂之書窟。王筠少好鈔書。老而彌篤。雖遇見警觀。即皆疏記。後重覽省。懽情彌深。習與性成。不覺筆倦。自十三四歲。歷四十載。躬自鈔錄。大小百餘卷。自以爲不足。傳之好事。備遺忘而已。張參爲國子司業。手寫九經。每謂讀書不如寫書。

柳仲郢退公。布卷不舍晝夜。九經三史一鈔。晉魏南北史再鈔。手書分門三十卷。號柳氏自備。小楷精謹。無一字肆筆。

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。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。道原不受。閉閣鈔書。旬日而畢。吳人朱存理。居常聞人有奇書。輒從求。以必得爲志。或手自繕錄。動盈筐篋。羣經諸子小說。無所不有。詩亦精雅。尤精小楷。手錄前輩詩文。積百餘家。他所纂述。有經子鉤元。吳郡獻徵錄。名物寓言。鐵網珊瑚。野航漫錄。鶴岑隨筆等書數百卷。

## 藏書訓略

### 一購書

夫購書無他術。眼界欲寬。精神欲注。而心思欲巧。蓋今世所習爲文人。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。如古之著書立言。不求聞達者。千百中不一二見焉。習俗溺人。爲毒滋甚。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。略有旁覽。便恐妨正業。視爲怪物。卽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。便自命博雅。沾沾自喜。不知宇宙大矣。古今載籍。如劉氏七略。王儉七志。阮孝緒七錄。俱在人耳目者。無論已。其最盛莫如隋大業中柳詒等校定總目三十七萬卷。而正本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。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。而釋道二家不與。及唐人自著者不全入。以視大業。不啻倍之。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。然猶曰。帝皇之籍。非士庶所能望見也。乃唐吳兢家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。此鏤板未行之前。已戛戛乎難爲力矣。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三萬卷。昭德晁氏舊藏三萬四千八百卷。邯鄲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八百三十六部。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。而藝術道書及書畫之目不存焉。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。而卷帙不減于李。濡須秦氏且以奏請于朝。宅舍文籍令子孫不得分析。蓋崇重極矣。然猶曰前代之遺事云耳。若勝國兵火之後。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。便已聚書萬卷。如雲間陸文裕公。婁江王大司馬。吳門劉子威。此其家藏書。皆不下數萬卷。更聞楊儀部君謙。性最嗜書。家本素封。以購書故。晚歲赤貧。所藏書十餘

萬卷。纂其異聞爲奚囊手鏡。若金陵之焦太史。弱侯藏書。兩樓五楹俱滿。余所目覩。而一一皆經校讐。探討尤人所難。婺州胡元瑞。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。此皆近世紳家事也。安可以鬚眉男子。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。余故略一拈出。令汝輩知曠然宇宙。自有大觀。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。若曰六經皆注脚。何必乃爾。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。不得作欺人語。

夫所謂精神欲注者。正以人非大豪傑。安能澹無嗜好。倘嗜好一著于博飲狹邪。馳馬試劍。傷生敗業。固不必言。卽染翰臨池。鼎鑪金石。非不稱清事。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。而閣立本且悔恨流汗。戒子孫勿復工繪事。至於玩古之癖。令人憔悴欲死。又不足言矣。惟移此種種嗜好。注于嗜書。余亦不遑望爾輩以冥心窮討。苦志編摩。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間。視同玩器。裝潢校讐。朝斯夕斯。隨意所喜。閱其一端。一端偶會。此卷自不忍不覓。一卷既治。衆卷復然。此書未了。恨不能復及一書。方讀其已見。恨不能讀其所未見。自然飲食寢處。口所囁嚅。目所營注。無非是者。如阮之履。嵇之鍛。劉伶之飲。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。如此則物聚於所好。奇書秘本。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。使爾輩爲向上之士。自足成其博雅。卽以庸人自安。亦定不作白丁。余每見市中賣藥翁。晚年未有不談醫者。而書肆老賈。往往多哆口言文字。蓋近朱近墨。強作解事。自是恆情。而古今絕世之技。專門之業。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。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。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。一卽類以求。二旁類以求。三因地以求。四因家以求。五曰求之公。六曰求之私。七因人以求。八因代以求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。然自有書契以來。名存而實亡者。十居其九。如丁寬孟

喜之易。尙書之卒長章句。周防雜記。韓嬰僅存詩外傳。而亡其內傳。董仲舒春秋繁露雖存。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。竟不可得。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。尙多湮沒。況其他一人一家之私集乎。若此之類。卽國家祕府。尙不能收。民閒亦安從得之。縱欲因地因人以求。無益也。余于八求之外。更有三說。如書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漢者。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。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。然唐人之著述尙存之。書有著於唐而亡于宋者。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。每至檢閱。凡正文之所引用。註解之所證據。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。卽另從其書。各爲錄出。如周易坤靈圖。禹時鈞命訣。春秋考異郵。感精符之類。則于太平御覽中間得之。如會稽典錄。張璠漢紀之類。則於北堂書鈔間得之。如晉簡文談疏。甘澤謠。會稽先賢傳。渚宮故事之類。則于太平廣記間得之。諸如此類。悉爲襲集。又如漢唐以前。殘文斷簡。皆常收羅。此不但吉光片毛。自足珍重。所謂舉馬之一體。而馬未常不立于前也。是亦一道也。又如一書之中。自宜分析。如杜氏通典著於唐。惟唐之故典可接耳。乃後人取歐陽永叔。呂伯恭輩議論附其後。不幾淄澠乎。如水經一書。註乃侈于其經。奇詭宏麗。後人但知酈道元之有注。而桑欽著經之名反隱矣。又如世說。詞旨本自簡令。已使人識晉人丰度于眉宇間。若劉孝標之註。援引精覈。微言妙義。更自燦然。可與世說各爲一種。以稱快書。如此之類。析而爲兩。使並存于宇宙之間。是亦一道也。若夫前代遺書。見有鏤板。或世家所祕。省郡所藏。卽同都共里。尙難兼收。況粵有刻而早未必知。蜀有本而越未能備。如此者更多也。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。不蹊而走哉。且購書于書未集之先。易何也。凡書皆可購也。卽因地因人。因家因代。無不可者。購書

于書稍集之後難何也。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。倘一鑿求之。或以千里郵至。或以重值市歸。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。有不意與索然者乎。余謂古書之必不可求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。若昭代之所梓行。則必見序于昭代之筆。其書卽不能卒得。而其所序之文。則往往載于各集者可按也。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。某書之序刻于何年。存於何地。採集諸公序刻之文。而錄爲一目。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。某書可向某氏索也。置其所已備。覓其所未有。則異本日集重複無煩。斯真夜行之燭。而探寶之珠也。是又一道也。卽此三端。可以觸類總之一巧。以用八求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。

一鑒書

夫藏書之要在識鑒。而識鑒所用者。在審輕重。辯真僞。嚴名實。權緩急。而別品類。如此而已。夫垂于古而不能續于今者。經也。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。史也。日亡而日逸者。子也。日廣而日益者。集也。前有所亡。而後有所益。聚散略相當者。類書。雜纂之流也。前者尙存。後者愈蔓。紛譟談議而不可律者。雜史與小說之類也。故得史十者。不如得一遺經。得今集百者。不如得一周秦。以上子。得百千小說者。不如得漢唐實錄一。此其書之不相及也。購國朝之書十。不能當宋之五也。宋之書十。不能當唐之三也。唐之書十。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。漢與六朝之書十。不能當三代之一也。此其時之不相及也。總之所謂審輕重者是也。

夫所謂辯真僞者。經不易僞。史不可僞。集不必僞。而所僞者多在子。且非獨僞也。孫文融有言。諸子至秦

絕矣。古操術。今飾文。其深不常也。古初見奇。今奇盡。其精不常也。古殫一生精力。今以餘技騁。其工不常也。故曰絕也。夫自漢而後。卽真者尙不能與周秦竝。況其僞哉。然又混淆而難別。如鹽鐵論之言食貨也。史也。而儒之。杜周士之廣人物志也。而子之。至溫庭筠之著乾闥子錄諸也。劉崇遠之著金華子紀難也。且濫以子稱矣。故子之雜也。史之稗也。說之瑣也。易相瀾者也。惟辨其真則得矣。要而言之。四部自不能無僞。有僞作于前代而世罕知之者。風后之握奇。岐伯之素問是也。有僞作于近代而世反感之者。卜商之易傳。毛漸之連山是也。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。仲尼傾蓋而有子華。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。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。伍員著書而有越絕。賈誼賦鵬而有鵬冠是也。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。尹負鼎而湯液聞。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。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。汲冢發而師春補。檣杌紀而楚史傳是也。有憚于自名而僞者。魏泰筆錄之類是也。有恥于自名而僞者。和氏香齋之類是也。有襲取于人而僞者。法盛晉書之類是也。有假重於人而僞者。子瞻杜解之類是也。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。僧孺行紀之類是也。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。聖俞碧雲騷之類是也。有本非僞。人託之而僞者。陰符不言三皇。而李荃稱皇帝之類是也。有書本僞。人補之而益僞者。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。又有僞而非僞者。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。而以僞充倉。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。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。又有非僞而曰僞者。文子載于劉歆七略。歷梁隋皆有其目。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于勾漏本傳。歷唐宋皆志其書。而黃東發以爲非葛稚川之類是也。又有非僞而實僞者。化書本譚贍所著。而宋齊邱竊而序傳之。莊注本向秀所作。而郭子元取



而點定之類是也。又有常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。劉炫魯史之類是也。又有常時紀其僞而後人弗悟者。司馬潛虛之類是也。又有本無撰人。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。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。又有本有撰人。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。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。辯哉胡元瑞之言乎。余故詳述之。令爾輩展卷時。庶具眼區。書籍與代日增。而亦與代日亡之物也。鑒按籍而求。固已有虛用其力者矣。乃有實同而名異者。有名亡而實存者。有得一書而即可鑒見其餘者。有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。又有本一書也。而故多析其名以示異者。如顏師古之南部烟花。卽大業拾遺也。李綽之尚書談錄。卽尚書故實也。劉珂之帝王歷歌。卽帝王鏡略也。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。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事。而爲鹿革事類三十卷。廣記在鹿革事類卽湮軼可也。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。先具叢目。次脩長編。刪削成書。通鑑行。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。此所謂名亡而實存者也。又如漢人之談經在訓詁。讀注疏而漢之釋經可鑒也。晉人之詞旨尙隱約。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。所謂得其一而鑒可見其餘者也。如北夢瑣言。西陽雜俎之類。今刊本雖盛行矣。然悉括太平廣記之所載。更有溢其全軼之外者。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卽可湊合其全文者也。至如陶宏景之真誥。而析以協昌期甄授命之名。馮贇之雲仙散錄。而托以詭祕之目。又如近日偶從友人王董父家借得比事摘錄一卷。中所引用。如畢辜厲陬等錄。初不曉其何書。及按其文。乃知卽餘冬序錄。所以分別卷軼者也。且刊者訛謬。以極如爲橘和。以畢相爲終相。事同兒戲。殊爲可笑。此所謂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。諸如此類。爾輩須逐一研覈。不爲前人所漫。則既不至虛用其力。而亦不至徒